

剪发

(小说)

●商琼

对着镜子，媛媛称心如意地笑了。那头齐肩的乌发，明亮、蓬松、飘逸，衬托着她因少女本能的羞涩而染上红晕的圆脸蛋儿。

“满意吧？”年轻的理发员显得自豪地问。

她扑闪着水灵灵的大眼飞快地点点头，浅浅的笑靥里盛满甜蜜。

小小发屋，生意颇兴隆，砌墙似的坐满了人，个个不约而同地把欣羡的目光火辣辣地抛向她。她付完钱，轻轻一甩头，荡起一片黑色的波浪，伴着欢快的步点飘然而去……

然而没多久，她又踱了回来。确切地说，是被妈妈押了回来。妈妈四十多岁，体态丰满，威严得像个法官。她单手叉腰站在屋子中央，方正的脸因生气而显得格外白皙。天气很热，很闷，她将胸口的一颗扣子打开旋即又扣上，用不置可否的口吻说：“长。太长啦。剪！起码得剪掉一寸！”

理发员楞了。发屋里所有人全楞了。媛媛低着头，嘟着嘴，狠命在抠指甲。

沉默。难堪的沉默。

“怎么办？”理发员机械地干咳一声问媛媛。

“剪！”未等媛媛开口，一旁的妈妈果断地接过话茬，又坚决地

她从箱底里取出一套新装，细心地打扮一番，提上那个鲜红色皮的皮包，就那样走了出去。出门，她从窗棂里再打量一下药房和门诊室，然后轻轻理一下盖眉的发丝，走下门前的山坡，向河那边的车站走去……

这是个极小的车站，车上人多时汽车并不停下。她想：无论什么时间停或不停，今天可一定得停下来！不然就进不了城，取不了药，也错过了和那个人见面的机会……

这样想着，汽车就来了。她欣喜地迎上去，用万千的热情，挥动着手臂。司机却斜眼盯她一下，把车开过去，留下滚滚的浓尘和车上人戏谑的浅笑……

她感到寒冷又增加了许多，就在公路上跑动起来。时间过去了许多，等车的人越来越多。

从山垭口那里，抬下一个病人。两根竹杆上缠着绳索，大花的被子盖在一把拉过她摞在座位，上面。两个精壮汉子沉着脸色，汗水已经迷糊

理发员很犹豫地给她围上理发布，然后又无可奈何地拿起梳子和剪刀，边梳理她的头发边对站在一旁的妈妈说：“剪多少都很容易，可剪完后头型不好看我不负责！”

“没什么贵好负，只管剪！”

“妈——！”媛媛突然扭过头，用求救的目光可怜巴巴地盯着妈妈央求道：“好妈妈，算了吧，我留了半年头发，为的就是剪这个头型。我喜欢它！”

“你喜欢我不喜欢，非剪不可！我最讨厌现在的年轻娃娃，把好端端个头发留得长不长、短不短，叫人看了别扭，不象正派人家的孩子！”妈妈越说越来气，声音越高，象跟谁吵架一样。媛媛复又埋下头，抠着手指甲，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牙齿将嘴唇咬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发屋里一时静得出

长途汽车

●慧伟

工厂的路

●刘俊华

工厂的路啊，
一盘展开的录音带，
收藏过去连接未来，
又宽又长……

静夜(版画)

王亨

奇。突然“咔嚓”一声剪刀响，随着众人一声轻轻的叹息，一撮黑发散落下来。妈妈称心如意地笑了，可那笑容来不及收敛就僵在了脸上。因为，她从镜子里清楚地看到，两行晶莹的泪珠，从媛媛那水灵灵的大眼里流了出来。

妈妈当司机 爸爸做助手
小家庭多象一辆长途汽车
在日子和月份里穿行
孩子 你是我们唯一的乘客
早已买好车票
在前方的某一个车站 焦急地等着

据说你那儿长夜漫漫
看不见一丝星光
我们给你带来一个最好的名字
让你不再寂寞 不再寒冷
孩子 等你上车以后
爸爸就当司机 开车继续前进
留下妈妈
全心全意地爱你

清晨一片灿烂金光，
午夜一层迷人的银光，
工厂的路啊，
在林间花丛伸展蜿蜒，
连接着车间、科室、库房，
路上走过沉思的老工程师，
路边走来一群豪爽的青年，
路边的玫瑰有着一群豪爽的青年，
报捷的锣鼓响在路边，
前进的步伐踩在路旁，
就在这小路上跳荡。

了眼睛。

她急忙迎上去，简单问了情况，就蹲下诊脉。她皱着眉头，怨恨自己没有背上药箱，那样就可以扎个银针，先救救急。但心里已经明白，病人一定要去县城医院的。于是，盼车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在小站上(小说)

叶平

车终于来了，也终于缓缓地停下来。许多粗野的汉子立即围上去。她大声向大家解释，乞求，似乎这病人是自己的亲人。人们终于感动了，让出来一点空隙，把病人抬了上去。还能上几个人，有许多人在拥挤着。她无法上去，就嘱咐两个汉子，照顾好病人，直接送急诊室。然后站到路边，再等下辆车的到来。

她独自在寒风中来回跑动，跑了很久，还不见车的影子。终于，她感到了饥渴；还有不能忍受的寒冷，就默默地跳过小河，翻过山梁，回到小小的卫生院。这里共五个医生，除她来自县城，其余全是本地人，在家食宿，下班之后，只剩她一人。提罢水，就劈柴生火。她平静地望着火苗，任火光把脸颊映得胭脂般绯红。

她想：今天已经无法进城了，只好再等下个星期了。药迟早能取回来，只是不能见到那个人了。也许注定和他没有缘分？！今年已经满了三十，在这样的山区医院，也许将要终身独人？！她又想，总算把那个病人送上汽车了，谢天谢地。于是，她翻出一本《药理学》，在静静的夜里读起来……

他眨着眼说：“她啥也没说呀。”
“那她——”
他与妻几乎同时这样开口。
晚上，他俩躺在床上还在猜测：
她的工还拿的多呢，她的小家庭也挺幸福的呀，她——很晚了，妻已熟睡了，他还在猜。

松之赞礼(散文)

●林中月

盛夏，我与友人去林场度假。下了火车，我们搭乘的是林业局拉木料的卡车。一路颠簸，其乏无比，一到目的地，便睡了。夜半时分醒来，溶溶的月光透过窗上的塑料纸泄了我大半床，我不禁想：林海月夜会是个什么样呢？于是，我便起身披了件毛衣，轻轻地拉开门出了屋。

不远处的溪水在轻轻地、柔柔地吟唱着，象慈母口中的催眠曲；远处偶而飘来的几声隐隐约约的鸟鸣，好似大森林甜甜的梦呓。我置身在屋前的空地上，仿佛置身于大山林的怀抱，圆圆的月儿象是大山林的眼，用充满爱似的柔光笼罩着我，好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已被月光溶化了，消失了。

忽然，透过月光，我发现，那山峦顶端的树，是那样的挺拔高大，那样的英姿勃勃、月光下，宛若列队待发的士兵。这是些什么树呢？我好生疑惑。

次日早晨，我细细地一看，哦，原来全是松树。更令人诧异的是，许多松树竟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悬崖上是光秃秃的石头，而松树那裸露的、粗粗的根就扎在石缝里，铁爪一般紧紧地抓住岩石，只在石缝处有些许薄薄的黑土。我不由得惊叹起来。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多么伟大的树啊！你不嫌弃山地的贫瘠，顽强地生活在这里，从贫乏的山地里艰难地吸取营养，却不断地生出刚强挺拔的美来。虽然很少有人知道你们，但你们并不计较，始终一代一代默默地生活在这里，美化着河山，调整着气候，造福着人类。

上班的铃声响了，头戴红色安全帽的工人陆续走出了宿舍。阳光下，那红色的安全帽，

孩子，妈妈对你说

(散文) 赵琳侠

当别的小孩都哼着“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时，唯独你例外，唱成了“世上只有奶奶好”。

在你咿咿学语的时候，机遇偏爱上了妈妈，给了妈妈一次深造的机会。于是，为了工作为了妈妈为了你，妈妈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到那学府之地去了。从此，你便在奶奶的怀里数星星看月亮，数过了七百三十个日日夜夜。可妈妈呢，记下了七百三十个动人的故事。你在每一天都钻进了妈妈的故事里，而妈妈的故事里又都是每一天少不了你的。虽然你把妈妈的模样高挂头顶，但你的可爱却被妈妈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两年后，妈妈凯旋归来，兴高采烈地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时，你却静静地站着，两眼注视着妈妈，似乎在回想些什么，又在思索着什么。妈妈身不由己的抱起正在犹豫的你，亲了又亲，爱了又爱，真想一口亲掉妈妈两年的积蓄，又想一口得到你两年的回报。然而，你漠然之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随着“奶奶”的喊声再投向奶奶的怀抱。当时，你吝啬得都未曾给妈妈一个笑脸。

现在，妈妈口袋里多了本精致又诱人的东西，但是，妈妈总觉得心里好像少了好多好多！

孩儿，能原谅妈妈，给妈妈一次机会么？

猜

(小说) 薛争波

去年春节，他和妻提着礼物到“头儿”家去了一趟，时隔不久，他便被提拔为小组长，谁给你送礼！正说着，有人敲门。打开门，是一个女工，手里还提着一包礼物。他惊讶地问：“你这是——？”那女工满脸汗水，气喘吁吁地说：“怎么不欢迎？你家可真难找，问来问去总算找到了。”他和妻不解地对视一下，忙笑着把女工让进了屋，然后又拿出瓜子、苹果什么的。寒暄客套了好一阵，却迟迟不见那女工说出此行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暗示。又笑了笑，说：“那女工从包里掏出一盒给孩儿买的小礼物，和一点点心便要告辞，他忙上前拉住女工的包，好一阵推让，那女工执意要放下礼物，说：‘过节嘛，怎么好空手来，并且脸上还出现了愠色。’无奈，他只好把礼物收下了。妻忙给他使眼色，让他送客。他直送到女工不让他送为止。刚一进门，妻便问：‘她对你说了什么？’他眨着眼说：‘她啥也没说呀。’”

晚归

(木刻)

朱文玉



象一颗颗火红的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我忽然想起老同学以前告诉我的话，说他们这些林业工人，常年累月生活在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生活工作非常艰苦。每逢雨季，公路塌方，交通受阻，几十天吃不到一口蔬菜是常有的事。有年雨季山洪大发，有个工队的粮食被冲得一千二净，菜尽粮绝几天后，三位工人实在熬不住，就去采食蘑菇，不料误食毒菇而死。提起文化生活，那更是贫乏得可怜。虽然他们也牢骚满腹，可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工作、生活在这里，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大山林，将聪明和才智都奉献给了大山林，许多人还将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大山林。然而，除了家人，除了亲朋，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呢？

想到这里，一个念头不禁闯入我的心，这些林业工人，不就象那一颗颗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劲松么？

于是，我的心一下子胀满了敬意……



点评 我们欢迎礼赞一线职工的散文尤其欢迎歌颂林业、煤矿、地质等职工的好文章。正如《松之赞礼》所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工作，将青春年华、聪明才智都奉献给了大山林，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呢？”愿我们见到更多更好的此类散文，以及诗歌，或者小说。

寒人化畫素衣在末老石博
多似洛陽塵
沈陽市沈陽路沈陽路沈陽路
沈陽市沈陽路沈陽路沈陽路

书法 徐毓泉